



存入，作家的家傳菜譜 - 張西

【因為想念，人走食仍熱】

煮字十年，張西也在時間裡慢慢被熬煮。作為新世代的女性書寫者，她以誠實練筆，將日常揉進字裡行間，成為一篇篇治癒人心的故事。

有些記憶雖然模糊，但味道會幫我們記得與阿婆相處的畫面如餐桌上傾瀉的暖光，一點一滴落回彼此的生命裡。張西溫柔的文字，像客家人間那句始終不變、溫熱如初的問候——

食飽冇？

張西

臺北客家人，畢業於英國肯特大學創意寫作碩士學位。從小熱愛故事創作，從日記到社群，創造出獨特的女性書寫新世代風格。2016年出版第一本散文《把你的名字曬一曬》，迅速成為暢銷榜上的新銳華文作家。持續推出散文集、小說，不斷挑戰書寫的可能性。

獲獎肯定

榮獲金石堂十大影響力作家、誠品閱讀職人大賞；2018年起連續4年蟬聯誠品十大華文作家

散文

《把你的名字曬一曬》
《你走慢了我的時間》
《我還是會繼續釀梅子酒》
《大概是時間在煮我吧》
《有時幸，有時傷》

小說

《二常公園》
《葉有慧》
《是花季的關係》

絕版作品

《朝朝暮暮》
《時時刻刻》





【因為想念，人走食仍熱】

邀稿 | 張西

1. 人的離席，食的在場

除夕的餐桌上從很小的時候開始，印象中一定會有一盤雞肉，以前是阿婆每年自己處理的，從養雞、賣雞、殺雞。長輩們總會說阿婆有一個自己的小農場。阿婆去世後的第二年，我其實偷偷納悶過，是不是就沒有那盤雞肉了，但後來每年除夕，還是會在餐桌上看見。有阿婆的年夜飯除了雞肉以外，還會有湯圓和年糕。到現在都沒有再吃到比阿婆煮的還要好吃的客家鹹湯圓。大概是一種習慣的延展，同一張餐桌，人若不在，一樣的食物會讓人想起她還在的時候。後來的過年是阿婆和阿公的子女們輪流擔當，無論輪到哪一家，都還是會有一盤雞肉。

乾爹乾媽推著餐桌上的圓盤，示意大家可以開動了。忘了是哪個孩子，拿著筷子就夾起雞爪要吃，乾爹馬上出聲阻止，他說，過年不要吃雞爪。為什麼，我和妹妹著問。「這是以前媽媽說的。」乾爹嘴裡的媽媽指的是阿婆。她說過年了，就要吃肉，意思是平常沒有機會吃肉，現在有機會就要好好地享用，雞爪的肉少，雞脖子的也一樣，那是平常吃的，乾爹補充著。

我想起阿婆的臉，已經不如以前想念她的時候那麼清楚。自己好像太晚才看見她曾經是如何辛苦的農家婦女。是時代下不可抗力的因果也好，明知道自

己和阿婆是不同時代甚至不同世界的人，卻是在再也看不見她以後才想了解她更多。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女人，撐起了如此大的一個家庭呢。能記得的只剩她最常問我的兩句話，一句是吃飽了嗎，一句是客家話會說了嗎。

有學者說，客家人問吃飽了嗎是因為以前窮，而我知道她問著客家話會說了嗎，是因為我們是一家人，那是我們之間僅剩的共同語言。

2. 食的在場，人的想念

寫作的這些年，偶爾會想起一個畫面，是父親的辦公桌側邊，有一張 A4 的紙以磁鐵壓著，上面是我高中時寫的某篇文章。起初我沒有發現，是母親無意間看到，才告訴我。她說，妳爸很常看妳寫的那篇，因為妳有寫到阿婆。阿婆是客家話的奶奶，我們總是這樣喊著父親的媽媽。

那篇在寫我和阿婆一起搓湯圓的記憶，總是在年節，她會坐在小木板凳上，將好幾個竹盤放在前方，先以麵粉原色搓出白湯圓，再以食用色素搓出紅湯圓。她會邀請我和大堂弟一起搓湯圓，我們是長孫女和長孫，當時我們以下的孩子都還太小。

某次大堂弟問阿婆，為什麼沒有長條型的湯圓。阿婆說，你可以搓搓看呀，但有可能會在煮的時候就化掉了。我們於是搓了好幾條長長的湯圓，我也搓了幾個很小很小的，像是粉圓。阿婆煮的客家鹹湯圓是我對客家飲食的第一個深刻印象，那次的期待更鮮明，因為親身地在每年都有的菜色中加入新的形狀。我和大堂弟踮著腳，看著阿婆把竹盤裡所有的湯圓倒進鍋中，以確認我們製作的也有被放進鍋裡烹煮。晚餐時我們一心想吃自己搓的奇形怪狀的，結果怎麼撈都撈不太到，長的剩一、兩條，我的粉圓簡直找不到，最後還是阿婆搓的湯圓進到大夥兒的肚子裡。

阿婆離世距今已有十多年，搓湯圓是印象中我跟她最靠近的時候，從其他長輩耳裡聽過更親密的情節，只是我沒有當時的記憶。我能寫的、能懷念的，是我僅有的——以一鍋鹹湯圓想念她。

母親說，父親是看著我寫的阿婆去懷念他的母親。後來我確實看見，那張紙被貼在父親辦公桌的側邊。是我請父親幫我投稿到某個雜誌，父親就多印一份，後來沒有被選上，卻被留在父親的辦公桌旁，那篇文章讀最多次的人大概就是父親。

[MEMO]

過年一定會在的
那盤雞肉！！





[MEMO]
吃過從前的，
理解後來的，
就會知道那都是
我們家的客家鹹湯圓。

3. 人的想念，人的在場

乾媽也在前年暑假離開了。原本只有除夕會固定在圓桌吃年夜飯的我，每週日晚上多了一個行程：回阿公家吃飯。

當時單純想著，治喪期間我幾乎天天都在，儀式上的道別結束後，心裡還有些東西在翻攪，所以想每週日回去看看乾爹、看看堂弟們，以此感覺乾媽還在，作為沒有看到她最後一面的想念。我為此去學了開車，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決定抵達的地方，儘管那已是沒有阿婆、沒有乾媽的餐桌。

起初只有我，小堂弟常常會先傳來訊息，說，今天是牛排日、今天吃羊肉爐、今天有甜點；若沒有收到訊息，表示那天乾爹可能在忙，當晚會看見披

薩、炸雞，或是一大盒壽司，乾爹會笑著說，今天就簡單吃囉。後來小姑姑也加入週日晚餐的行列，有時候會從家裡帶來自己滷的肉、準備好的湯品，有時候我一進門，會看見她坐在廚房後方的矮凳上挑菜，乾爹則站在流理臺前冒著汗處理食物。再後來，二叔叔也加入了。大概是有好幾個人都在週日晚上等著吃乾爹煮的菜，漸漸地我不再看見簡單吃的組合。

前陣子連續兩週，餐桌上都出現竹筍，我問乾爹，是因為季節到了嗎。他說，對呀，春筍來了。再隔一週，第三週，又出現竹筍，我笑著說，真的是季節到了哪。二叔叔也笑了，他說，跟我們小時候一樣，春天的時候，幾乎天天吃竹筍。真的嗎，我的問題並非問題，而是一個回應。真的，他的笑容仍掛在

嘴角。我試著想像他們小時候的餐桌，但能想到的只有我也吃過的東西。

例如今年過年時，乾爹也煮了一鍋鹹湯圓。我們不再有自己搓湯圓、小心看著竹盤裡的的湯圓一顆一顆慢慢變多的時刻；家的基底醞釀成長的興致，直至我們對其他事物的興致大於原點。味道跟阿婆煮的有些不同，我說不上來。乾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。他說，以前阿婆煮的太油了。啊，對，小姑姑和大姑姑也附和著。現在大家都一把年紀，不要吃太油，他們邊說邊笑成一團。阿婆離開後，他的孩子帶著她留下的食物印記，也正慢慢往她活到的年紀走去，接著，食物在生命現況中產生了變化。對我來說，那還是客家鹹湯圓，阿婆的客家鹹湯圓，乾爹的客家鹹湯圓。吃過從前的，理解後來的，就會知道那都是我們家的客家鹹湯圓。

平常的週日不會突然出現鹹湯圓，但隨著季節變化，會有如前述提到的竹筍，有乾爹自己滷的肉，拜拜的時

候也有發糕、紅色的甜粿；時不時也會有超級大隻的蝦子、超嫩的牛肉、沒有羊臊味的羊排。不只在過年，我們這一代在任何一個無名的晚餐中，都有吃肉的機會。

兒時與阿婆搓湯圓的記憶，慢慢與看著乾爹與小姑姑處理食材的身影重疊，因為想念，我再一次地在場了。

我意識到，「寫我所能寫的」、「寫我所活過的」並非對文學或創作的追求，而是對生活盈缺的回應。每一個階段，當我寫下，就永遠有回去的路；我的家人們則留下菜餚，每一個週日晚上，當我前往，就像同時抵達他們生命中那些我到不了的餐桌。桌邊的人們來來去去，食物卻總在那裡，想念的時候，盤盤都是熱的。四季持續流轉，我們從中有了得失，也從中指認從前的模樣。

我知道我們不是真的要回到那些場景，而是希望想念的時候，不要漏掉或忘記，曾經如此重要的部分。



[MEMO]
想念的時候，
盤盤都是熱的。

